

詩

集

笨拙的頌歌

劉金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華東人民出版社
PDG

前記

我把我的詩集題名為『笨拙的頌歌』。因為誠如高爾基所說：『我們的有着真實的生命的主人公，比我們的小說的主人公崇高得多，偉大得多。』而我在這裏竭盡力量所塑造的英雄的形象，比起真實的英雄來，顯然是非常之貧乏而又皮相。我相信，我還遠沒有把我們的英雄所具有的最高最美的品質表現出來。因之我的頌歌是笨拙的。題上這麼一個名字，是希望真實的英雄的完美性格，不致為我的拙劣的頌歌所湮沒。

收在這集子裏的四首詩，有三首是歌頌英雄的。這三首詩裏的主人公，不待說，是實有其人。我的敘述，基本上也是真人實事的記錄。但既然作為一種創作而不是在撰寫新聞報導，某些細節的藉助於想像的補充和更動，是完全必要的。為了避免可能由於個別情節出入所引起的某些誤會，我把詩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更改或隱去了。我請

求詩中的主人公和讀者們原諒。當你們在詩中辨認出自己的或爲你們所熟知的英雄的面貌的時候，希望不要生我的氣。

這本詩集的最後的一篇，完全是另一種題材。我企圖在這一篇裏，表現出人民解放戰爭的本質的內容，指明人民解放戰爭是建築在一個怎樣堅實的基礎上。讀者在這首詩裏，不難看出人民軍隊所向無敵的原因，雖然這還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不過是一個初學寫詩者。讀者可以看得出來，作爲一個詩作者個性之表現的獨特風格，在這裏還沒有形成。不待說，我的詩歌的道路還在摸索中。

當我開始寫第一篇唱胡達的時候，我決定採用接近於鼓詞和越劇唱詞的形式。我覺得，這是帶有民族風味的傳統的形式，最易爲廣大的工農兵所接受。但當我寫了兩章以後，逐漸感到，這種形式是如何嚴重地束縛着所要表現的內容。有時，在一句詩句裏所要表現的內容祇要三四個字就夠了，但爲了湊足字數，不得不加上無益的裝飾的字眼，而使詩句變得虛腫。在另一種情況，當所要表現的內容較爲複雜的時候，又不得不『削足適履』地把它簡單化，硬裝在規定的字數裏。這不但或多或少地損害了內容，也給創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和苦惱。所以當唱胡達勉強完篇以後，我就決意另覓別種更爲自由的形式了。

但要摸索出一條平坦的道路，是多麼困難啊！在以後的三首詩中，雖然已採取了較爲自由的形式，但我仍然嚴格地遵守着業韻的規則。因爲我覺得，韻律是詩歌不可或缺的原素之一。這樣，業韻就成爲唯一束縛着和苦惱着我的東西，以致使得創作常常處於擲筆而嘆的難產境地。這中間，我感到不僅是形式問題，而且是自身的生活體驗和文學修養問題了。我的才能（思想內容、生活體驗和藝術修養的綜合）還不讓我有熟練地運用這一精鍊的文學形式的可能。

我看到了我自身的弱點。但我仍將努力沿着我要走的道路走去。

作者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〇日，嘉定。

目 錄

唱胡達·····	一
我們的連長·····	四三
戰士、指揮員、英雄·····	五五
魯西南紀事·····	八九

唱胡達

序 詩

一陣掌聲劈喇拍，
站起英雄老胡達。
胡達今天喜沖沖，
胸前掛朵大紅花。
一陣掌聲一陣緊，
大家催他快講話。
他想想沒啥好發表，
祇簡單講了幾句話：
『我家無片地賣油條，

大半輩子日子苦苦熬。

共產黨使我翻了身，
如魚得水光景好。

蔣匪進攻解放區，
我來參軍把田保。

共產黨教育了我成英雄，
舊社會我看人冷眼賣油條。

第一章 二十年一覺土地夢

胡達九歲死了爹，
家無片地真可悲。

大哥逃荒去關外，

還債又把四弟賣。

剩下胡達和三弟，

眼艱討飯苦苦挨。

胡達長到十五歲，

借了本錢賣香餌（註），

辛辛苦苦賺幾個，

付了利錢剩不多。

喊啞喉嚨跑斷腿，

落得祇吃糠窩窩。

農民無地樹無根，

胡達夢想把根生。

（註）河北叫油條爲「香油饅子」。

又賣油條又餵豬，
起早摸黑苦苦掙。
吃糠嚙菜十三年，
積下銀元一百整。

日思夜想睡不安，
屈起指頭細細算：
一畝坡地六十五，
兩畝就要一百三。

胡達想：

咬一咬牙買下它，
向地主借了三十元。

借債好比牛上轡，
從此胡達被人牽。

年年辛苦打下糧，
大半拿去做利錢。

有一年春澇夏旱沒收成，

利錢欠下變本錢。

利滾利好像滾雪球，

三年滾成了一百三。

欠債好比下泥潭，

越陷越深越艱難。

想來想去沒辦法，

兩畝坡地把債還。

十六年血汗化青煙，

胡達還是個窮光蛋。

第二章 參軍保衛好光景

共產黨來了晴了天，

土地改革把身翻。

胡達分到七畝地，

還有農具和磨盤（註）。

從此土地還家有吃穿，

從此再甬上街去要飯。

三弟弟，娶了媳婦成了家，

大哥哥，也從關外轉回還。

春風吹來花開遍，

合家團圓喜連天。

新生活方才出苗苗，

反動派他想連根刨。……

（註）磨盤爲北方每家必備的家具。

胡達翻身才一年，
蔣匪調兵打內戰。
蔣匪進攻到那裏，
那裏地主又當權。
多少農民被殺害，
多少農民被倒算。
消息傳到南樂縣，
胡達咬牙又捏拳。
罵聲：『萬惡蔣二禿，
不讓農民把身翻，
你是咱們大仇人，
誓不和你共戴天！』

兄弟兩個成一雙，

報名爭着上前方。

人說『胡達你老了，

不比年輕力量壯。

參軍讓你三弟吧，

你在家中把家當』。

胡達一聽動了氣：

『不叫我去可不依。

雖說我已四十歲，

論力氣我還像個小夥計。

咱三弟，娶了媳婦成了家；

我胡達，光身一個無掛慮。

咱倆究竟該誰去，

大家不妨評評理！』

弟弟爭不過親哥哥，

村幹辦不過老胡達。

滿村傳說滿村誇，

四十歲的胡達參了軍！

第三章 在新兵團裏

千條細旆成江河，

翻身農民組成了新兵團。

年輕的，扛起大槍把兵練，

老胡達，分配做了炊事員。

天寒地凍臘月天，

人人愛把竈門佔。

胡達自去淘小米，

淘好米又上井沿。

來回接連十幾趟，

兩隻大缸水挑滿。

人家叫他歇歇吧，

他說：

「我來參軍打老蔣，

來就爲的出力幹。

吃苦忙碌我歡喜，

叫我閒着心不安！」

胡達正在忙不停，

遠道來了老母親。

母親見兒好歡喜，

兒子見娘也開心。

祇是工作不得閒，

沒有時間多照顧。

胡達幹活忙不停，
一旁冷落了老母親。
還是班長不過意，
坐下同她談一陣。

說長道短話一番，
班長就把胡達讚：
『吃苦耐勞積極幹，
炊事班數他是模範！』

母親聽說喜在心，
吃罷中飯就起身。
胡達更沒二句話，
說了聲『好走』送娘行。

新兵團訓練結束升主力，
開拔前紛紛回家去告別。
同村人來邀胡達一起走，
胡達搖頭不願意。

他說：

『我來參軍才幾月，
打仗還沒出過力。
離家三月就想家，
自己想想不合適！』

別人說：

『你不想家家想你，
回去看看也在理。』

胡達說：

『說啥在理不在理，
回去千遍也想你。』